



天津市青年作家
创作获奖者丛书

红 汞

王松作品集
二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红 汞

王松作品集

—
—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汞 / 王松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天津市青年作家创作奖获奖者丛书, 2. 王松作品集)

ISBN 7-5306-4289-8

I. 红... II. 王...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608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5 插页 3 字数 388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红 汞	1
无欲季节	48
青楼·苏巴汤	103
天才罗曼	154
十月丁香	203
蓝咪的一天	239
躲避阳光	273
与窃案同步	310
阳光刺骨	341
宁阳遗调	386
阳光如烟	436
后 记	491

红 汞

我们并非仅来自母亲，这在生物学意义上已是个常识。

但进一步的问题是，那么父亲呢？父亲对于我们又意味着什么？或者换句话说，儿子与父亲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关系呢？这个问题一直缠绕了我很多年。

在我上小学时，学校里曾设有一门“常识课”，教常识的老师在课堂上把这个问题讲得遮遮掩掩欲言又止，这就越发激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来。当时我提出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是不是就像种子与植物的关系？我的这个设想当然浅显得近乎平庸，但立刻受到老师的高度重视。老师在课堂上对我大加赞赏了一番，说我的比喻很具独创性，虽然尚有不严谨之处，但基本已逼近两者之间的关系本质。

老师微笑着点头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嗯，种子与植物的关系。老师的鼓励，使我将这个浅显平庸的比喻一直坚持到今天，而且坚持得日益坚定。我越来越吃惊地发现，其实我这个比喻并不浅显，更不平庸，倘若将它从生物学领域扩展到人文意义上来，仍然是那么的形象生动准确传神，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适用于天下所有父子——哪怕是多么忤逆的儿子，被枪子儿凿了脑袋或被处决静脉注射了药液的儿子，这就好比，一



粒端正的种子有时也会种出歪瓜裂枣来。

在这里我必须指出，当时我想出这样一种比喻，是得益于我邻家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叫时金宝，与我小学同学，好像还坐过同一张课桌。

那时候还没搞计划生育，满街上跑的都是小孩子，学校里也人满为患，上课只好实行二部制，每天只上半年学，另外半天被老师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到谁家去写作业。我与时金宝曾被分在同一个小组，去他家写了很长时间的作业。在我记忆中，时金宝的家里永远光线昏暗，屋里的一切都是铅灰色的，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是些形状不规则的物体，墙上挂的床上堆的地下放的到处都是一团一团的破烂东西，散发出一股浓烈的稍稍带有一点发酵甜意的垃圾气味。

时金宝的父亲是捡破烂儿的，不能说破烂，要加上儿化韵，说成“捡破烂儿”，这个特定的称谓就使这种行为被规范为一种职业。当然，对于捡破烂儿，当时在我们小孩子中间还有另一种更奇怪的叫法——“拾毛兰”。至于好好的破烂儿为何又被叫成“毛兰”，我就无从考证了。时金宝的父亲刚好姓“时”，所以干脆就被我们取了绰号叫时毛兰，一开始只在背地里叫，后来索性当面也叫，而且越叫越觉得朗朗上口直奔主题。时金宝他爸听了只是蜡脸一笑，或者回身挥一挥用来拾毛兰的竹竿威吓我们，却也并不真打。时金宝却不行，第一次听了有人这样叫他爸，一拳就将那孩子的口鼻打出血来，当时那孩子正在换牙，一下稀里哗啦地吐出一地牙齿。但是，再后来时金宝就镇压不住了，毕竟喊叫的人多，而禁止喊叫的却只有他自己，寡不敌众。时金宝在这方面却表现出持之以恒的顽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谁刚表现出要喊的倾向，“时——毛”，兰字还没出口，他立即就会用拳头将这个字给对方噎回去，再带出一些血来。

当然，接下来时金宝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般是在一片更



大的“时毛兰”声浪中，被大家打得满脸是血伤痕累累。在我的记忆中，时金宝那张面孔上的内容已模糊不清，但色彩却仍很清晰，好像永远是涂了一块一块的红药水，血一样的鲜艳，在阳光下还泛出耀眼的金紫色。因此，时金宝这个名字那时只有在课堂上才被老师使用，也就是所谓的“学名”，平时在街上，我们都叫他“二百二”。

大概每个男人都有这样一段时期，非常敬佩自己的父亲。二百二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对他爸时毛兰已不仅是敬佩，简直达到了疯狂崇拜的程度，似乎他爸并不是个捡破烂儿的，而是一位极有能耐和身份的人物。他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随便拿他爸取笑，每当有人对他爸稍有不恭之词，他立刻就会现出一副非常古怪的表情，这表情不像是小孩子应该有的，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踏实。

据我们那条街上的女人议论，说当年二百二刚学会走路时，一天在院门口玩耍，街上有个算命先生恰好在此路过，这算命先生一看见二百二就走过来，先是仔细打量了他一阵，又用手在他头顶上摸着捏了捏，然后摇摇头说，这孩子将来可不得了，脑袋上的骨头全是反着长的，他爹妈恐怕不是一般人吧？街上女人们听了就都嘻嘻哈哈地笑，说确实不是一般人，是一对捡破烂儿的。算命先生一听越发诧异，说那可就更不得了了，只怕这孩子——算命先生说到这里又低声嘟囔了一句就转身走了。至于嘟囔的是什么，当时却谁也没听清楚，总之，好像说他将来不是个吉祥的东西。

到了二百二上小学时就已看出来，他不仅不是什么吉祥物儿，智商似乎也有些问题，遇事总是很迂，而且非常执著，连他爸时毛兰也常说他是“一根儿筋”。

现在想起来，二百二他爸确实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在那个消费水准还很低下的时代，生活垃圾里的含金量可想



而知，这也如同一个人，生活垃圾就是他的排泄物——多年以后我下乡插队时，村里拾粪的老杨头曾谆谆地对我说，一个整天吃糠咽菜的人，你甭指望他能拉出沾锨的屎来——依靠糟粕的糟粕来养家糊口，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给二百二取了“时金宝”这样一个美丽而又富于幻想的名字。在拾毛兰的时候突然捡到了一块金，或一件宝，他以自己的儿子为载体寄托了多么强烈而又美好的企望啊。

二百二他妈也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她永远蓬头垢面，身上看不出一点女人特有的痕迹来，通体干硬粗糙，好像没什么水分也没什么表情，如同一块风干了的咸菜。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却有着一种非凡的本领，无论她丈夫时毛兰弄回什么破烂东西来，只要一经她的手，都可整理恢复出原有的形状。她尤善于将一块块早已看不出颜色的烂布片洗涤干净，经晾晒后再按用途分门别类。比如给家人做鞋，补衣服或补袜子等等，最后等而下之实在不成材料的，才弄去废品收购站卖掉。所以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大杂院里，就经常像万国旗一样地挂满奇形怪状各种质地的破烂布片，都已被洗得一尘不染，在阳光下放射出鲜艳的本色。二百二曾有一件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小大衣，是用各种布料拼凑起来的，从款式设计到用料做工都独具匠心，很像今天用来当座垫的一种工艺品。这件新颖独特的服装，就是二百二他妈当时的代表作。这女人为她丈夫捡回的破烂东西赋予了新的生命，而且化腐朽为神奇。

大约在我们上小学二年级时，二百二他爸时毛兰突然病倒了。

时毛兰的病与一次购物有关。时毛兰是个很讲自尊的人，他有吸烟嗜好，但在捡拾破烂儿时却从不捡人家吸剩下的烟屁。烟瘾虽然次于毒瘾，但发作起来往往也足以使人放弃自尊，时毛兰在这方面却表现出惊人的克制力，他不仅不捡烟屁，也从不受嗟来之食。每遇有人向他带有施舍性质地让一支好烟，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两便两便，我自己有。那时市面上卖的香烟，有一种



最便宜的“绿叶牌”，一角三分钱一包，商店为方便消费者有时也拆开来卖，四分钱五支。时毛兰一向都是吸旱烟叶的，那天大概有些意外收获，心里高兴，就想改善一下，兴冲冲地去商店准备买几支“绿叶牌”香烟。但是，当他问清价格，眨着眼算了算立刻就发现了问题。他说，你们商店的定价不对，贵了，四分钱卖五支，十五支就是一角二分钱，四分钱六支都贵。

商店里的售货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两张薄嘴唇如同刀片一样锋利，当时在我们那一带享有很高知名度，绰号叫“小夜叉”。小夜叉嘻地一笑说，我们商店一直都是这样卖的，你大概头一回抽这种正经香烟吧？这话说得有些挖苦，时毛兰的脸一下红起来。那个时代还不讲投诉，只讲为人民服务，小夜叉身穿一件天蓝色“布拉吉”，身后是一块大红的“为人民服务”标语牌，色彩显得格外跳眼。

时毛兰对价格持有异议，跟人家讲道理又讲不清楚，就决定放弃这次消费。但是，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去时，小夜叉却突然发现了问题。小夜叉厉声叫住时毛兰，说自己柜台上摆的“郁金香牌”香烟少了一支。“郁金香”在当时属于高档烟，几近极品，要五角五分钱一包，约合三分钱一支。这一来问题就严重了。

时毛兰立刻涨红了脸，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呢，再说他也从来不抽好烟，嫌呛，平时就是人家白给他都不会要的。小夜叉冷笑着说，是啊是啊，人家白给不要，四分钱五支倒嫌贵，现在终于算过账来啦，还是白拿合适。

接着，小夜叉就又列举出一系列充分的理由，总的意思是说，刚才柜台跟前无非就站了三个人，一个是吴教授，自然可以排除，另一个是位解放军战士，买完东西向她敬了军礼走的，更可排除，剩下的就只有时毛兰了。

小夜叉眯起眼来一下一下地笑着问，你说，这支香烟会是谁拿的呢？



然后，小夜叉就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推断，她甚至还指出时毛兰的职业性质，以此来证明偷拿这支香烟的人非他莫属。时毛兰顿时感到受了莫大侮辱，当即与小夜叉愤怒地争执起来。但小夜叉却反复超脱地表示，这个商店并非她家的，而是国家的，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国家财产负责，与她本人的利益毫不相干。这一来，也就使时毛兰在围观者面前越发显得委琐，甚至还有些卑鄙，好像他这个捡破烂儿的真在光天化日之下偷了商店一支香烟。最后，时毛兰觉得自己已有口难辩，只好在一片斥责讥笑和议论声中，一步一跌地离开了商店。

那天时毛兰回来时，恰好在院门口遇到了吴教授。

吴教授也住在我们院子里，人很体面，好像在一间什么专科学校里教政治，看上去满腹学问的样子。他当初不知怎么搞的，跟我们院里的一个普通纺织女工结了婚，后来这女工死于一场工伤事故，就将他独自撇在了这里，整天出来进去的衣冠楚楚形单影只，像一只羊群里的骆驼。那时的卫生条件还很差，我们大杂院里的人要想如厕，须到外面街上跑一百米开外。吴教授无冬历夏总要穿得衣履整齐，哪怕仅仅是一次小便，也严谨得一丝不苟。有一次他好像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闹起肚子，平均十分钟就要跑一趟厕所，每次回来也就是脱下衣服跟着又穿上的工夫，然后就又要往外跑，一下成为我们大院里的笑谈。

在这个出事的下午，吴教授正闲散地站在院子门口。时毛兰满腔羞愤跌跌撞撞地回来时，吴教授的手里还夹着半支香烟，正是“郁金香牌”的。可惜时毛兰的情绪正昏天黑地，并没留意到这个细节。但是，直到这件事过去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时二百二就站在一旁，这个细节，却被他牢牢地看在了眼里。

时毛兰在院门口一见到吴教授，就如同见到了真理的化身，立刻扑上前去拉住他让给自己评一评理，气愤和委屈的情绪已使他的嘴唇不太利索，唾沫星子随之也忿忿地喷射出来。吴教授回头



看看他，很斯文地退后一步，同时又彬彬有礼地将时毛兰的手从自己身上轻轻拿开，嘴角同时向两边一撇，就有两根烟柱徐徐地从两边冒出来。吴教授自从以新郎身份搬来我们这个院子，大家邻居已做了若干年，但平时出来进去打头碰脸却极少与时毛兰讲话。时毛兰愣了一愣，立刻从吴教授这个细微的动作中读解出意思，于是也就知趣地不再说话，转身踉踉跄跄地回自己家去了。

当时吴教授并没察觉，就在旁边的角落里，还有二百二的一双眼睛在盯视着他。

吴教授这样站在院门口，正嘻嘻哈哈地向陈医生说着一件非常可乐的事。陈医生是附近一家小医院的大夫，搞不清是内科外科还是肛肠科或妇产科，给人的感觉是身兼数职无专多能。据说他家过去是卖狗皮膏药的，后来他父亲又进一步拓展经营范围，也给人诊脉开方兼拔罐子，偶尔还扎一扎针灸，直到陈医生这里才算正经投入医门，考进一间卫生学校正规学习两年，毕业后正式穿起白大褂，渐渐还有了一些小名气。

在我们这个大院里，陈医生是吴教授唯一的知音。

当时吴教授对陈医生说的这件事的确非常可乐。他一边悠悠地吸着烟说，自己刚才去商店买东西，想跟小夜叉开个玩笑，就随手拿了她一支香烟，结果这个厉害的小丫头反倒把那个捡破烂儿的臭骂了一顿你说多有意思。吴教授吸烟的姿态不是很优雅，但充分地显示出个性，他习惯将五根手指伸展成一个巴掌，在食指与中指的根部间夹着香烟，每放到嘴里吸一下，就将这只巴掌举到一边，看上去神态有些高傲。

吴教授又说，难怪这丫头给人叫成小夜叉，还真挺不好惹呢。

陈医生也点头表示同意，说你没看见那捡破烂儿的脸色吗，典型的血压升高心率不齐，刚才还指不定让那小夜叉怎么数落呢。两人说着就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吴教授的笑声也很有特点，听上去有着歌唱一般的韵味。



但就在他们两人这样笑时，身后的院子里却突然一下大乱起来。只听二百二他妈声嘶力竭地叫着金宝他爸，跟着就爆发起一阵势如破竹的嚎陶哭声。

时毛兰在这个下午蒙受的羞辱实在让他忍无可忍，所以硬撑着回到家，一头就栽到地上。时毛兰的心脏不是很结实，这一点二百二他妈早在街上对人讲过，却没料到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商店里一支香烟的风波，他那颗善良的.心脏就破碎了。

那时医院里还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无论什么人，只要弄到医院不管有钱没钱先说救命要紧。所以，时毛兰很顺利地就被弄去了医院。但是，医院救死扶伤的为人民服务热情并没能挽留住他。时毛兰享年40岁。

那以后，二百二他妈就顶替了拾毛兰，并率领着他的哥哥姐姐。那时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能看到这支拾毛兰的队伍，大家肩扛手提车拉，比当初时毛兰显得人多势众。

时毛兰去世不久，二百二曾在街上拦截过一次吴教授。

那是个初秋的下午，不太明媚的阳光里飞舞着漫天的红蜻蜓。吴教授好像刚下课回来，在街上很矜持地走着，胳膊窝里还夹了两本书。二百二突然从横里走过来，拦住他的去路说，我这里有好烟，“郁金香牌”的，你想抽吗？

吴教授一时没弄懂他的意思，就嗤地一笑说，“郁金香”，你哪来的这种好烟？

二百二看着他，一本正经地说，商店里偷的，从小夜叉那里。

吴教授立刻愣了一下，才发觉面前这孩子不怀好意。

二百二又朝跟前凑了凑，两只眼睛阴狠地盯视着吴教授，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对他说，那天我都看见了，你害死了我爸，是你害死了我爸。

吴教授脸色陡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二百二把手一指他说，你是美帝，你是蒋介石！

那时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美帝”与坏蛋是同义词，而蒋介石则是众所周知的人民公敌，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世界上顶级坏蛋的代名词。吴教授很快就醒过神来。醒过神来的吴教授面对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垃圾气味的小孩子，自然也就并不当一回事，于是歌唱一样地笑了笑，就若无其事地径自走了。这时，二百二突然又冲他身后说了一句话。二百二说话的声音并不大，有些像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咬得非常清楚。

他说，你以后最好当心点儿，这件事，我不会就这样算完的。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句很关键的话吴教授却并没有听见。吴教授做梦也不会想到，从二百二这样一个十岁孩子的嘴里，说出一句如此阴冷的话来会意味着什么。

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二百二突然一下变得聪明起来。我所说的还不是一般意义的聪明，而是那种超乎常人的绝顶聪明，同时又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阴险聪明。

有一段时期，我们那条街上的小孩子都很爱玩乐器，当然与今天的意思不同，没人指望我们将来能成名成家。贵重的大件乐器买不起，就买竹笛。只是吹响的人多，能吹出曲调的却极少，从早到晚满街上响的都是呆板尖脆的笛鸣。二百二的乐器却非同凡响。他从他家的破烂堆里挑出一些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酒瓶子，制成一种非常古怪的吹管乐器，吹奏出来的声音低沉而又悲怆，有着极其丰富的表现力。曾有一位音乐学院管乐系的教师偶然从我们那里经过，一下就被这声音牢牢吸引住了，回去冥思苦想了几天也没搞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乐器，终于又跑回来想看个究竟。待他一一看了二百二的这些瓶子，不禁哑然失笑。但这位音乐学院的教师还是有些吃惊，二百二这堆林林总总的吹管乐器已具相当规模，足可装备起一支庞大的吹管乐队。

二百二的制作工艺我是亲眼见过的，应该说，很有些技术含



量。他先将瓶子洗刷干净，放到冷水里泡凉泡透，然后再用一根烧红的铁丝缠到底部轻轻一勒，随着清脆的一响，瓶底部分就会整整齐齐地炸裂下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用砂纸将废弃的照相底片打磨薄，安装到瓶口上，作为“簧片”，一支规定在某个音域的吹管乐器就这样制作完成了。至于音阶的高低，则是靠吹奏角度的变化来控制的。

当时二百二的这种乐器，在我们中间可谓一枝独秀，就连陈儿李拿着一支专业用的竹笛也自惭形秽。陈儿李是陈医生的儿子，由于他妈姓李，所以他被取名叫陈儿李，他妹妹则叫李陈儿。陈儿李因那一次被二百二打掉了满口的牙齿，始终对他耿耿于怀，所以就让他爸陈医生给买了一支上好的专业用竹笛，决心要将二百二比得痛不欲生，为此，他还让他妹妹李陈儿向他爸要了一支重音口琴。但就是这样两件高档乐器，仍没能敌过二百二的自制瓶子。陈儿李为此，将二百二的那堆烂酒瓶瓶子恨之入骨。

大约在二百二他爸去世的几月之后，一天傍晚二百二跑到商店去买油。那时食用油还要凭票供应，很珍贵，按规定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百二去买油是在一个星期一，因为那时每周一停电，所以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小夜叉正坐在蜡烛下飞针走线地打毛衣，想赶在下班前多织几针，一见有人来买东西，而且是要买油，就有些不太耐烦。她借着烛光接过瓶子，听说是买四口人的油，随手取过一只二斤的油提舀了油朝瓶子里一灌，就听哗的一声，二斤花生油通通都倒在了地上，瓶子随之也撒了手，啪嚓一下摔得粉碎。小夜叉一下呆住了，身上那件天蓝色的“布拉吉”霎时变得油汪汪了，一双雪白的球鞋也浸得满是油污。而最为严重的还是她那件织了一半的毛衣，二斤花生油将近有一半都洒在它上面，浸得很透。小夜叉又没看出来，慌乱之中赶紧拿开它放到一匹白的确良布上，到她发现时，那匹白的确良也已被花生油浸透了。

这件事后来处理时相当麻烦，而且非常的棘手。二斤花生油



自不必说，就连无意中溅了油星儿的所有商品一概都要由小夜叉悉数包赔，其中也包括那一整匹月白色的的确良布，这样算起来，大约就要两百元以上，相当于小夜叉大半年工资的总和。小夜叉哭哭啼啼地为自己辩解，说这件事的责任根本不在她，都是那只瓶子搞的鬼。

小夜叉咬牙跺脚指天发誓，说她敢在毛主席像前保证，那孩子给她用来打油的瓶子，根本就没有瓶底。商店领导在现场仔细搜寻了一遍，果然没有发现瓶底，这一来似乎事情就有了眉目。但是，当二百二被叫去商店接受询问时，他立刻理直气壮地说，既然她明知我的瓶子没有瓶底，干吗还要往里灌油？

二百二诘问商店领导，她有那么傻吗？

二百二一见没人能回答出自己的问题，就进一步又说，没有找到瓶底你们觉得奇怪吗，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你们能把我这瓶子的所有碎片都找到，然后再重新对成一只完整的瓶子吗？你们当然不能，这就说明，并不是所有的瓶子碎片都可以找到的。

二百二说，你们这商店的地面是用红砖铺的，这么硬，一只玻璃瓶子掉上去还会不摔得粉粉碎吗？要知道，瓶子底儿同样也是玻璃的。

商店领导没有料到，这个不大的孩子竟会有如此雄辩的口才，实在跟他讲不出太多的道理，又听说他是时毛兰家的孩子，就明白榨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此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商店领导转而又对小夜叉说，现在有两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其一，这个叫二百二的孩子为什么要拿着一只没底的瓶子跑到你这里来打花生油？这不合乎逻辑，也没有道理；其二，即使他真拿了没底的瓶子来，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往里灌油？你这样做了，就应该是你的责任。据此，商店领导最后做出的处理决定是，由于小夜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后每月要在她的工资里扣掉十元钱，直至将商店损失全部赔偿清楚为止。同时，小夜叉还被勒令赔了二百二



一只瓶子，崭新的很漂亮的瓶子。

后来，这件事是被陈儿李举报的。陈儿李跑到商店去对小夜叉说，其实二百二制造了很多没有瓶底的瓶子，多数还已被他制成了吹管乐器。小夜叉当即奖励了陈儿李一支棒棒糖，陈儿李就飞快地跑回去，从二百二的家里偷出一只没底的瓶子送给小夜叉看，这一来小夜叉就有了物证，当即举着这只瓶子怒冲冲地找来我们学校。

我们的班主任姓杨，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杨老师。杨老师长得不是很帅，像个漫画人物，鼓鼻子鼓眼儿的还有些歇顶，相貌挺夸张，人却极富幽默感，拿谁开起玩笑来从来都不动声色。当初他刚接我们班时，在课堂上点名，说是要逐个儿与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当念到时金宝的名字时，一连念了好几遍也没人答应。原来时金宝正低着头专心致志地不知在弄什么事。大家就赶紧提醒他，说嗨嗨，叫你哪。时金宝这才如梦方醒，赶紧抬起头来，一下就将一张涂满红药水的面孔亮在杨老师面前。班里的同学立刻哄堂大笑。杨老师却没笑。杨老师倒背两手踱着方步走到二百二的跟前，弯下腰很认真地看了看他脸上的红药水，然后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嗯，红药水，也叫红汞，其实它的学名应该叫汞溴红溶液，我们学习也应该有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这种汞溴红溶液，它俗称又叫二百二，为什么叫二百二呢，就因为当初科学家们为搞出它来，整整实验了220次。

从那以后，时金宝也就被我们叫了二百二。

小夜叉事先已向陈儿李问清详细情况，所以来到我们学校，很顺利地就找到杨老师。杨老师非常认真而且耐心地听了小夜叉的哭诉，并像兄长一样地安慰她，还掏出自己的手绢递给小夜叉，让她擦眼泪。当时我们扒在窗外朝办公室里看着，都没想到杨老师竟还有如此温柔宽厚的一面。小夜叉当即向杨老师提出，要由校方带着二百二去商店，在领导面前为她恢复名誉，并消除影响。鉴于二百二家里的实际经济状况，赔偿她经济损失的问题也要由校



方一并考虑该如何处理。杨老师满口答应了小夜叉的全部要求，并当即就让二百二到操场上罚站去了。但是，二百二却断然拒绝去商店道歉。

二百二声称，他宁肯一直这样站到小学毕业，也绝不会去道歉。

杨老师一听就很幽默地笑了。杨老师对二百二说，如果你一直这样站到小学毕业，你以为你还能毕业吗，你见过有谁是这样站着毕业的？

二百二最终也没去为小夜叉恢复名誉。杨老师只好自己去了。杨老师非常诚恳地向商店领导表示，这件事的责任全在校方，所谓“教不严，师之惰”，是校方没有教育好学生，不关小夜叉的事，一点都不关她的事。

又说，商店损失不能让小夜叉赔偿，而应该由校方负责解决。

二百二在操场上站了一段时间，校长就来找我们杨老师，说让时金宝这样站下去总不是个办法，而且影响也不好。于是几天以后，终于被杨老师想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杨老师把二百二叫到办公室说，时金宝啊，你这么站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如果让你包赔人家的经济损失呢，你家又实在拿不出钱来，不如这样吧，我已经跟校长商量过了，最近学校正准备找一个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你就先做这份工作吧，我替你算过了，每月工资20元，如果干一年，正好够了赔偿人家商店损失的数目。

我们那间小学校是一幢四层砖混式建筑，从上到下共有男女厕所各四间。二百二从此上学早来晚走，每天打扫这八间厕所两次。我至今仍想不明白，那个时候，二百二究竟是如何将这八间厕所弄干净的？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小孩子拉屎撒尿，还有教职员工、听课的领导以及外校老师，这样算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二百二勤工俭学一直干得任劳任怨。本来再坚持一段时间就可顺利完成任务拿到那240元钱了，但就在这时，却突然又出了